

人性、党性、个性的统一

馬俊芝編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在資產階級右派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制度發起猖狂進攻的時候，使用了一套陳舊不堪的武器，這就是在關於人性、党性、個性問題上發出的許多炫耀其詞、用心陰險的謬論。他們大肆宣揚了腐臭的“超階級人性論”，大叫：“共產黨只有党性、沒有人性”、“党性扼殺了人性”、“社會主義制度束縛了個性的自由發展”，於是打起了“多一點人性”、“要求個性的自由發展”等欺騙人的旗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關於人性、党性、個性的真理進行攻擊，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歪曲、誣蔑，陰謀利用有些人、特別是有些青年知識分子的弱點，從這個問題着手，煽動和擴大人民內部的矛盾，幻想着為資產階級復辟制製造理論根據。

妖魔鬼怪是見不得太陽的，一切塗上了顏色的唯心主義反動觀點，縱使能暫時地欺騙某些還缺乏階級鬥爭鍛煉、缺少科學共產主義思想武裝的知識青年，使有的人在烏雲亂翻、風浪臨頭的時候腳跟站不穩；甚至有些人一時不辨是非，也跟着說過：“共產黨辦事就是不大通人情”、“講集體就不自由”，但是牛鬼蛇神現了原形，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終究是顛扑不破的。那些在右派分子進攻的時候，聽到右派分子喊出“一般人性”等謬論發生共鳴，誤以為“黃色發亮”的就是金子的人，經過1957年夏季風浪的鍛煉和全國人民奮起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深刻教育，他們眼睛明亮起來了，立場堅定了，堅決地向左轉了！學會了掌握六條標準作為鑒別真偽的尺度，並且把“毒

草”当作“肥料”，把右派分子当成了学会認清大是大非的“輔導員”，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把資产階級右派拋进了历史垃圾箱。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不謀而合地宣揚他們的“人性”，誣蔑和大肆攻击共产党的党性、个性原則，并不是偶然的。右派分子很清楚，深受过反动統治階級和帝国主义給予的灾难、久經革命斗争考驗的工农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在党的領導之下，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實踐中获得行动方針和无穷力量的，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首先在理論上混淆是非，摧毀党在哲学思想上的重要障地，为复辟阴謀开路。人性、党性、个性問題，正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在解釋人类社会現象方面的一个帶根本性的問題，是我們与資产階級右派在政治上、思想上不可調和的分歧，是一个人人都要弄清楚而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因为正是由于我們掌握了无产階級的人性、党性、个性的原則，才能够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具有鮮明的階級立場，从而与一切階級敌人在思想上、感情上和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而不会把人的某些自然性質当成人的本質、本性，或者把党性与个性对立起来，以致弄成昏头轉向，敌我不分。

为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哲学問題上与資产階級右派彻底划清界限，用现实生活來說明一下人性、党性、个性的本質和它們之間的关系，明确一下社会主义制度是束縛了什么样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很必要的。

这本小冊子，是作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的“略談党性和人性”、“党性和个性”兩篇文章加以修改补充而成的。虽然作了很多修改和补充，自己感到分析批判都还很不够深刻，难免有缺点和錯誤，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教。

目 录

- 一 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人的阶级性……………(2)
- 二 在阶级社会里，“一般”的“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6)
- 三 有了坚强的共产党的党性，才能有更优美、崇高的人性……………(15)
- 四 必须在亲友关系上划清敌我界限和阶级界限……………(19)
- 五 个性是党性的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个性……………(24)
- 六 有了坚强的共产党的党性，才有优美的个性……………(29)
- 七 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群众的个性发展……………(33)
- 结束语……………(39)

一、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人的阶级性

关于人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直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最后地、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人性问题，简单地說，就是解释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一切资产阶级学派（右派分子当然更不例外），有着根本的分歧。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乃器說：“人的特性是共性（一般性），人性首先表现为大家都是人，人同野兽有本质的不同。”^①有一个右派分子金諾說得更露骨，他說：“什么是人性呢？与动物不同的特性：乐生恶死、爱和憎、劳动（包括资本家，只不过与工人阶级不同）、集体主义。”并且因此得出结论說：“阶级性和人性不是一个东西，前者为个性，后者为共性。”^②我們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人性”问题上的基本出发点和他们们的老祖宗——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一样，就是把人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把人性看做是人的“共性”、“一般性”或“人性一般”；虽然他们对人的“共性”到底包括些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谬論，互相矛盾，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却都是把人性看做是“超阶级”的、“抽象”的东西。

注① 重点是作者加的。

注② 重点是作者加的。

馬克思主義則正相反，認為：人性不但不與階級性相對立，而且是一致的。毛主席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①

這就是我們和右派分子在“人性論”上的根本分歧。

右派分子說：“人總是人而不是飛禽走獸，與動物是有本質的區別，是特殊的動物。”但是，為什麼是一種“特殊的動物”呢？它的“特殊”在什麼地方呢？在這個問題上，一切資產階級學者却總是含糊其詞，混淆是非，從來不敢接觸到問題的本質。在我們看來，人類之所以與動物不同，就在於它不僅僅是自然的產物，而且也是社會的產物；決定人之所以成為人的並不在於它的自然本質，而在於它的社會本質。所以，所謂“人性”，就是人的社會性，實質上是指的人的社會本質、社會本性而言。

那麼，人的社會本質、社會本性又是什麼呢？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馬克思對這個問題，曾這樣說過：

“人的本質，並不是個別的個體所具有的抽象屬性。就其現實性來說，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②

這便使我們理解到，人的本質、本性並不是什麼各個互不相關的人的共同特點的抽象底概括。如象右派分子所說的任何人都有“愛”“憎”，于是就將愛與憎看做是人的“共性”。這種對人性的理解是錯誤的。正確的認識應該是把人類看做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應該從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中來看人的本質、本性。我們知道，人一生下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集團為單位共同生活的，因而相互之間必然發生一

注① “毛澤東選集”(1953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三卷，892頁。

注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403頁。

定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这个概念，就是人們之間的一切关系的总和。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极其复杂的，如經濟关系、政治关系、亲友关系、家庭关系……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經濟关系，即生产关系。它决定、支配着其他方面的关系，因而它是社会的基础。右派分子金諾也曾說到人的特点之一是“集体主义”但“集体主义”是什么一回事呢？他却不敢回答。“集体主义”的最本質的問題，是指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問題，特別是生产关系——生产資料所有制、分配关系等等的問題。在生物界，螞蟻、蜜蜂等也是集体营生的，但它却不是人，也不是什么“社会性”，而是它們的生存本能，仅仅是一种生物的自然本質。

說到这里，我們就能看出，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正是由于人类通过劳动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生产活动。因此，“劳动生产”，才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質的区别，也就是說劳动生产才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过去資產階級學者們，为了給“人”这个概念下个定义，而長期爭論不休，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承認“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倒不是由于他們的糊涂无知，而是因为如果承認了这一点，那末以剝削別人劳动为榮的資產階級反动本質就会被揭穿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正是劳动人民才具有“人性”的这个最根本的条件，一切剝削階級却正喪失了这个最根本的条件。但右派分子却偏偏硬說只有他們才有“人性”，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反而沒有人性！

上面說過，人类的根本特点，是人类通过劳动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生产活动，而生产关系在階級社会則表现为各个階級之間的关系。在階級社会，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承認不承認，一个人总是作为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的，一定階級的

人，由于長期处在一定的經濟地位上，以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劳动着、生活着、斗争着，于是形成了他們在处理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問題时，在对待各种社会現象时，有着他們的特殊的观点、心理、感情、习惯……等等；即形成了一定阶级的人的特殊性格。这就是說，人們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人的本質、本性，决定着人們明辨是非、善惡和决定取舍的标准；即决定着人們的“人性”。

由此可見，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就表现为人的阶级性。既然人性就是指的人的社会性，那么，在阶级社会里，所謂“人性”，实际上也就是指人的阶级性而言。因此，我們說人性和阶级性是一致的，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

二、在階級社會里，“一般”的 “超階級”的人性是不存在的

我們說，階級性和人性是一致的，因而在階級社會中就沒有什麼“一般”的人性，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而右派分子却說這是“教條主義”，是“庸俗社會學”。在他們看來，除了階級性以外，還有“共同”的、“一般”的人性，例如他們所說的“愛和憎”、“善與惡”、“人道主義”……等等。據說，這些東西是和階級性沒有關係的，並不受階級性的影響。從這裡便可以看穿了右派分子的用心，原來他們“承認”階級性不過是花招而已，因為公開否認階級性就未免太愚蠢了，實質上他們却是借口人的“共性”來否認人的階級性。

是的，人人都有所愛所憎，所善所惡，但是在階級社會里，在愛與憎、善與惡等等問題上，不同的階級之間是沒有共同語言的；某一階級鼓勵、贊許某一種行為，另一階級却譴責這一行為；你說這是善良的，我却說這是丑惡的。什麼道理呢？追根究底，標準還是各自的階級利益。例如：地主、資產階級把不勞而食、剝削別人勞動，看做是人性的善，叫做“有福氣”，而勞動人民則看做是人性的惡，是最可恥的事情；全世界人民把英、法帝國主義者對埃及人民的血腥的侵略，看做是人類良心的毀滅，而英、法帝國主義者却說這是“保卫中東的和平”，似乎他們是大慈大悲的“如來佛”；當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一致反對試驗氫彈、反對用核武器威脅世界和平的時

候，美帝国主义却欺騙人說：有所謂“干淨的氫彈”，企图麻痹人們，不再反对使用这种毀灭性的武器。好象帝国主义者即使在企图使人类毀于战火之际，还在講所謂“人性”。又如象我国人民把鎮压反革命、肅清反革命斗争看做是人性的大善，因为它除去了危害人民的凶惡敌人，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說这是“令人发指”的事。

一切反动階級都把共产主义当成“洪水猛兽”，把自己裝扮成“人道主义”者，可是，偏偏有些人就上他們的当。我們就再舉一例來看看这些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先生們假仁假义的嘴臉吧。大家知道，不久以前，苏联的第二顆人造卫星射上了天，第二顆卫星中有一只小狗“莱伊卡”，后来这条小狗死掉了。死掉了这条小狗，人們却由此得到了許多有关征服宇宙的宝贵材料。可是，这一件事情不得了啦，給資產階級“人道主义”者先生們抓住“把柄”了。以紐約的“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为首，連同英国的“小狗保护委员会”、新加坡的“小狗福利委员会”，还有一些烏七八糟的什么委员会等等，向苏联提出“抗議”，据說把小狗送上天是違反“人道主义”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位叫做恩津格夫人的，裝扮得叫人特別惡心、肉麻，据說她一想到那个“俄国月亮”，就无法使自己平靜下来，因为那个“月亮”里有只小狗，而她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那么以这些夫人、先生們的“人道主义”精神看来，應該怎么办呢？新加坡的“小狗福利委员会”作了回答：主張把苏联英雄射入高空，而不应拿动物做試驗，認為这才合乎“人道主义”。人不如狗，这就是他們的“人道主义”。其实，他們那里是珍惜一只小狗的生命，不过是再也沒有什么借口来攻击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阻撓偉大的苏联的科学發展罢了。

有些人說，关于对政治生活、經濟生活領域里的一些問題

的看法、想法，是由階級性決定的，但對兒女的爱、男女間的爱情、亲友間的友情等所謂“人之常情”，則不受階級性的限制，是為人類所“共有”的。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是的，母爱、友情、男女之間的爱情等等這些“人之常情”，的確為人類所共有的，但是爱什麼，如何爱法，怎樣才算爱，就會因階級的不同而大不同了。這就是說，爱情、友情對不同的階級來說，名詞雖是一個，其內容仍然是具體的，並且是各不相同的；它不但受階級性的影響，而且也是以其階級利益為轉移的。當着這種友情、爱情危害着他所屬階級的根本上利益時，就不存在了。否則只有使這種友情、爱情服從於他的階級利益。如果爱情僅僅是因為血緣關係、配偶關係而爱，那麼這種“爱情”在動物界中也存在的。例如，母雞在遇到敵人來捕捉它的小雞時，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自己的子女；公雞在尋到食物時，總是“呱呱”叫着，把母雞喚來一塊吃。如果把這種情形也可以叫做“爱”的話，也只是一種低級的、本能的表現。人類就不同了，爱与不爱還有更高的原則和要求；這個原則要求，在階級社會里，歸根到底還是階級利益。例如，我國在封建社會時代，在男女婚姻問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叫做“門當戶對”，什麼人家找什麼人家，男女之間的爱情受着這條封建婚姻原則的嚴格限制。

父母對子女的爱，同樣如此。封建地主階級強迫自己的女兒做望門寡婦，甚至強迫自盡殉節，來換取烈女碑、貞節坊，把這看做是對兒女的最大的爱。實質上是用兒女的生命、幸福來換取自己的“光榮”和“尊嚴”，來鞏固家長的統治地位，在我們看來這是最大的殘忍。在著名小說“牛虻”里，由於牛虻的革命行為觸動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牛虻的父親、封建貴族的幫凶者蒙泰里尼紅衣主教，對自己兒子的“爱”是怎樣

的呢？正如牛虻所形容的：“可是你呢？‘請你自己在死刑判決書上簽个字吧，我的心太軟了，實在下不了手。’啊！這樣的辦法只有你們基督徒才想得出來——好一個善良、慈悲的基督徒。”在這裡，“父愛”僅僅表現為“不忍”在兒子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而讓他自己簽字。我們再看看電影“第六縱隊”中的瑪德琳對她的兒子沙利的愛，是叫她的背叛祖國的兒子向祖國人民去請罪；而沙利對他母親的“愛”，則正象他自己說的那樣：“殺死自己的母親並不容易，可是不得不這樣做……。”在這裡，這個堅持敵對階級利益的人對自己母親的“愛”，也僅僅是在於殺死母親是“不容易”罷了。我們再舉一個就內的例子，來看看資產階級所謂的“人性”、“人情”吧，上海的一個右派分子孫大雨，口喊著“人性”，可是在解放前，他手中囤積了大批煤油，當他的母親要用些來點燈的時候，還得“一手交錢一手給貨”，不拿錢買就不行。我們想想，這些是多麼鮮明的對照啊！這除了說明愛情、友情也受著階級利益的影響和支配；說明了資產階級口中的人性、人情的虛偽、卑鄙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之常情”和一切生產品一樣，早已完全商品化了。正如馬克思所描繪的：“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著的溫情脈脈的紗幕，并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①“有奶便是娘”，這就是資產階級的人情世故的寫照。

真正的愛情、友情，只有在勞動人民中才找得到的，這種愛情、友情，也是建立在共同的階級利益的基礎之上，也是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毛主席在十五年以前，批評一些文艺工作者所說的“人

注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11頁。

类之爱”时就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么？”^①可是，这些话说了十五年之久了，今天恰恰是一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并不懂得这个常识。

有的人说：“按道理讲是这样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不完全这样。有些人在爱情上，就是被爱情所左右，突破了阶级性的限制，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们说，这并没有什么难解释的。的确，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因而人性、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过去的一些传说、故事中，在一些作家们的作品中，确实说过有些人在爱情、友情等等问题上，突破了阶级性的限制，例如，在京剧“玉堂春”中，王金龙不顾丢掉乌纱帽的危险去热爱一个妓女，至今仍传为佳话，这和他的封建贵族的阶级身份是不相称的。能不能由此说明爱情不受阶级性的限制呢？不能。如果说这证明了爱情不受阶级性的限制的话，倒不如说王金龙在爱情上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更正确些。这就如现在极少数立场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了追求所谓“崇高”的爱情，和一些

注① “毛泽东选集”(1953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三卷，892—893页。

政治面目不清、甚至特务分子恋爱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一个道理；不过王金龙是前进了一步，而这些人则是向后开倒车。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本来是可以改变的，既然各个不同的阶级共同存在于一个社会里，就免不了相互间的影响；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可以腐蚀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可以影响统治阶级中的个别分子。如果把人的阶级立场、思想观点看做不可改变的，那才是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但是，改变也好，不改变也好，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界线总是存在着的。

这样看来，即使是爱情、友情等等这些所谓人之常情，并不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里要想去找什么“超阶级”的“共同”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德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是因为不懂得人的社会性、阶级性，把人仅仅看做是自然的人，把爱情抽象化、绝对化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对他的这一错误曾严加批判，他说：“这样，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气味也烟消云散了，所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①

总之，人性是具体的，“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要想找什么共同的人性、人情，不是故意抹杀人们之间的阶级对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有的仅仅是不同阶级的人性、人情。任何一种人性，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是阶级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之间的对立，正是反映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在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质，总是建立在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

注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382页。

一个阶级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人的社会本质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阶级性。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人类的社会本质的阶级性也就不存在了。这是将来的事。但是还必须指出，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象阶级社会中的人性之间的根本对立不存在了，但人性仍然是具体的。因为，即使到那时，“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①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阶级性和人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人性说成是人的“共性”、“一般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抹杀人的阶级性，抹杀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在人性上的根本对立，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来掩盖资产阶级的丑恶的人性。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由于他们的阶级性的丑恶，他们死也不敢承认人性的阶级本质。无产阶级则相反，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憎恨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这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因而它就不怕、而且公开地揭露人性的阶级本质，公开揭露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在人性上的根本对立。

既然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在这个阶级看来是善的、美的，而在那个阶级看，却是丑的、恶的；你说这是错的，而我說这是对的，那么是不是说人性的好坏、善恶就没有个客观标准了呢？当然不是，客观标准还是有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历史是发展的，人是社会的产物，因而人性也是随着

注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版，第8页。

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那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性，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性，才是善的、美的、进步的；反之则是丑的、恶的，是反动的人性。由于社会历史不断地在发展，所以原来被认为是善良的、进步的人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也会变成丑恶的、反动的人性。例如，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封建制度的形成，地主阶级曾把奴隶社会失去一切自由的奴隶变成农奴，这比奴隶主把奴隶当做“会说话的工具”任意杀掉，就大大进了一步，它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资产阶级初兴时期，资产阶级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口号，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它反对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当时资产阶级的人性比起地主阶级的人性来说，是善的、美的。但是，在今天来说，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变成丑的、恶的，变为反动的人性了，因为它已经阻碍着社会历史继续向前发展，成了虚伪的东西。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同志听到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有点想不通，甚至于觉得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没有看到我国已经由民族民主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看到革命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或资产阶级的人性，虽然在共产党内来说从来是不合法的，但这种思想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还有它进步性的一面，这种思想曾经推动了一部分人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些人有的同时也在斗争中逐步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跟上了时代的发展。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对象变化了，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就是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命”，这种思想本身就是革命的对象，因而也就

变成彻底反动的东西了。有些人之所以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是左派或中间派，而现在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道理就在于：他们没有象有些人一样，改变了资产阶级立场，改造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从而被大时代所淘汰出来，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障碍。

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透顶、全世界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性，是有史以来的最进步的、最崇高的人性，因为无产阶级要求永远消灭阶级，消灭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要把人类引导到人间的天堂、地上的极乐世界——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将人类引向世界大同。难道说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人性吗？

总之，历史是发展的，人性也是发展的。离开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也不能区分人性的善恶和进步与反动。